

人物門釋

群書集事洲海

三十一之三十二

群書集事洞海卷之三十一



人物門

釋

靈異六

靈顯而異常者

佛生世光賈太微 釋氏通鑑

釋迦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是日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遍於西方昭王恠而問群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有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由曰即時無

它一千年後聲教被此王乃刻石立記埋南郊祀

鬼神造塔尊者放光 釋氏通鑑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命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

梓潼降言佛乃大聖 釋氏通鑑

周貞王六年梓潼帝君降筆有言予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古皇先生者視死生如朝暮等冤仇如夢覺浮生不义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逢隱者歌之乃謂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教言隱者嘆曰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法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能念習之可度生死可成正覺若中道而

廢亦可為神仙予受教焉

天寺鐘聲之異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州唐述谷至是寺東谷中有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小母逢仙聖恍惚現寺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苦

朱士行燒經不毀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康八年初太康三年朱士行得道行經梵本遣弟子送歸洛陽未發之間于闐小乘衆白王云漢僧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若不禁之將聳身盲漢地也王即不聽齋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乃積火燔之士行誓曰若火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言已投經火中火滅經存更覺光鮮大衆駭服至是遂送達到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無羅叉譯放光般

若是也

二石像汎海入江之異 釋氏通鑑

晉愍帝建興元年有古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入吳松江
滬瀆口遙見浮游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朱鷹素奉
正法乃同數人共往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有銘誌接之登舟
其輕如羽乃奉安於通玄寺蓋上古時先佛教法亦流化此土
矣

晉成帝殿因有佛不壞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作亂帝奔于石頭宮城悉為
煨燼獨太寧殿有明帝手畫佛像于壁屹然不壞當時嗟異以
為神異

金像有光屬天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尹高祖獲金佛像于張侯橋側
之浦中此像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皆入內供養現光瑞三
月臨海人張系於海獲金銅蓮花趺以安高悝金佛之足遂儼
然符會是夕靈像有光屬天梵奏泠然再夕而止

竹林寺尼有天女來迎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竹林寺尼淨檢見天女持五芭花自空來
迎遂騰空直上所行之路有如虹蜺直屬於天

道開能日行七百里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燉煌沙門單道開常衣麤褐不畏寒暑晝
夜不卧絕穀餌栢實松脂小石好山居而山鬼現形試之初無
懼色阜陵太守遣馬迎之開自步行從西平一日行七百里至
秦州

金像飄然輕舉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二月有金像現于荊州司馬桓溫迎之不勤時江陵滕駿捨宅為寺命曇翼主之翼率眾拜請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自後靈異非一

道開致星現之異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開到鄴勅止法林寺供給甚厚開能治眼疾時石韜求治之而即效虎令佛圖澄與語終日澄曰此道人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已酉年閏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

道開形骸如生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三年單道開至京師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

然物外年百餘歲卒勅弟子以尸置石室中後興寧初袁宏為燕海太守登山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行業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贊云

尼自割截以化桓溫 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晉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晷溫訝而私視見尼揮刀自割截支分鬻有頃尼出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尼遂辭不測所之

董宗之獲圓光靈像方足 釋氏通鑑

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是歲合浦人董宗之漁海中獲佛圓光獻于高悝所獲金佛之背吻然契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自晉及隋六代王臣莫不歸敬靈異非一

道安致銅像行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寧康元年道安法師自達襄陽廣宣經法克明自安始也立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光明燭天傾都拜瞻歡呼動山谷秦主苻堅送外國金像彌勒道安每講設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

遠師致材木佛像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慧遠法師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止龍泉精舍次寓西林復於山東建東林寺經綸之際山神降靈願加資助信宿後乃風雷雨晦冥明發就觀則有良木殊材駢羅委積時晉將軍桓伊初臨此牧鷺其神異奏立寺焉是年寺成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嘗經火而像無恙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致舟舟沒而像

及還荆寺心祈之於是其像泠然自至

開達致虎救命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二年釋開達登壇為羌所執置柵達唯誦觀音經明日將斃之忽有虎來羌各迸走虎乃啣柵柵得脫關達乃穿

王謐見五色光得金像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司徒王謐於東掖門見五色光穿其地得金像高四尺因奉入宮宋祖加敬躬禮事焉

慧虔致尼夢觀音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七年釋慧虔初止廬山次投山陰壹加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眾忽得小疾自知必盡屬想安養祈觀音此觀音北寺有尼夢見觀音入西郭門幢幡華蓋光映日月尼作禮曰大士

何之荅云往嘉祥寺迎處公因爾無常遠近咸聞同共香

法顯致異僧取飯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釋法顯初遊西天至一寺心遇疾因思鄉飯其寺主遣沙彌為來取之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啣顯怪其瞬息間而遊數千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訪鷹具知由委其犬啣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鷹即於宅為寺自至揚廣求經像未獲忽林間見僧持像行云與吳所供養鷹將像還每放異光後元魏高齊皆迎供養

曇蘭致鬼怪奉山釋氏通鑑

東晉恭帝元熙二年禪師曇蘭居始豐赤城山初巖入怪百出蘭宴坐自若神乃拜曰我詣韋鄉山殊欺王以此山表上人遂不

見後三年殊欺王同大人男女二十三人至求授戒蘭為授

五戒以萬錢密兩器為施而去是年蘭卒

石像涕淚交流釋氏通鑑

北凉沮渠蒙遜承玄二年蒙遜初於凉州南百里石崖設佛像或石或塑千變萬化遜又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二山寺是年因子世興攻罕而亡乃謂事佛無靈毀寺逐僧時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交流士驚還說之遜親往視像淚下共泉即稽首禮謝敬僧設會倍更精虔

佛圖澄腹光照室晉書

佛圖澄本性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晉懷帝永嘉二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

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效

羅什焚身舌在晉書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逢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以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去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道罔作齋有二僧飛去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五年釋道罔作普賢齋有二僧來佛出門飛

言而去

金像現雜光之異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八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

小金像放光止女之婚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江陵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金像而父母密許適邠氏女不知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邠二門因大敬信

跋陀羅夢易頭講經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求那跋陀羅譙王我宣請講華嚴羅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夢神易其頭遂遍曉華言即為

象講之時稱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跋摩化後見龍上空釋氏通鑑

南齊文帝元嘉二十年九月三歲求那跋摩於祇洹寺奄然而化自說證第二果預作遺文偈百餘句備言悟身妄幻修進得果臨終時衆見一物如龍自床直上空中

法朗焚骸湧泉上天釋氏通鑑

南齊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釋法朗多異迹即師法進亦有高行即能戶簷中出入魏武滅法西適龜茲國土待以聖禮及卒後焚骸兩肩湧泉直上于天

僧慶焚身如龍升天釋氏通鑑

南齊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釋僧慶於淨名像前焚身衆見一物如龍徑積升天

慧益焚身有笏管之聲釋氏通鑑

南齊孝武帝大明七年釋慧益數年却粒唯食香油誓欲燒身是年四月八日於鍾山置鑊辦油自至雲龍門辭帝躬出門益以佛法憑囑而辭帝亦續至道俗滿山益入鑊以吉貝自纏上加一帽以油灌之手自執燭以然帽誦藥王品火及眼乃聲絕時間空中笏管異香芬必帝夜夢益振錫至更囑以佛法帝明日為設會度人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也

金像流汗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寇淮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頃及斬決像大汗流地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

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金像觀音托夢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王琰夕奉觀音金像初寄揚都南澗寺琰忽夢像立于座隅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為盜毀鑄錢也宋大明七年放光三尺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七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是年七月十日也

大石像神光淚汗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二年時番禺昆耶精舍有人擡之方起此寺遇火近矣尼三四人試擡之飄然而起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遇有寇則淚汗

寺中

大石浮海入江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三月有大石從海浮入江以獻鑿為像坐高三尺餘

珠中含佛像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正月交州獻一珠高二寸中含佛像凡臺座眉目皆具

禪靈寺刹上放光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六月東陽獻六眼龜腹下有文字又禪靈寺刹上放光

瑞石浮海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失法讓獲之獻于

朝帝方建禪靈寺乃以石造佛像高六尺餘而嚴奉焉

僧卜讀經有群鶴之異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釋僧卜善梵音嘗讀經有群鶴下集階前經終則去是年卒

鑄銅像有送銅之異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三年帝於本第立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止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敕送寺即就鑄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奏聞敕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鑄花趺以為靈誌

法悅鑄銅像有湧大之異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五月釋法悅造丈八無量壽像敕於小莊嚴寺營鑄匠初計四萬斛融瀉已竭尚未至曾又馳啓聞敕給功

德銅三千斛未至而像處已有羊車載銅爐剛以一鑄便滿人車倏爾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所送者乃靈感心也及開模而踊成丈九其年九月移像光宅寺屢有光感

何規授經言畢不見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十月廣州何規採藥於山以帝胡翼共山遇異人以慧印三昧經一卷授規令持與建安王言畢不見

慧師忽聞空中之音 釋氏通鑑

梁元帝承聖三年南岳慧思大禪師初夢異以白勉令出俗乃辭親入道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三千餘遍心瓶水不竭天童侍奉時慧聞禪師初閱中觀論悟旨遂遙禮所能樹為師師乃往授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夏三七日得宿人叩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即自念曰病從此示生業由心起心

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已輕矣如故夏
滿猶無所得放身倚壁背未至聞豁悟法華一味研練逾久前
觀轉增名行既播學侶日臻以時多艱欲往方安然行道忽
空中告曰若欲化物可詣武當若修禪定須任南嶽至是領徒
南邁值梁之亂權止大蘇山

陳文帝有火挾重雲殿之異釋氏通鑑

陳高祖永定元年帝崩後將欲修葬造温涼于文帝欲取梁武
重雲殿中佛帳珠佩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忽見重雲氣擁結大雨
洪注雷震電燁烟張殿表火烈雲中欵見重雲殿影金銀二像
八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舉烟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
及晴之後覆看故所唯燼存焉是日人見殿像乘空飛於海上
云

傅大士行道感佛之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二年傅大士於婺州林山行道感七佛隨之

佛爪有光飛之異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二年重為孝太妃建玉刹高一十五丈下安佛爪
長二寸闊一寸歲諸寶篋或光飛五色焰起一尋神變不窮觀
者生信

劉虬白雲磬聲之異南史

劉虬精信釋氏衣麁布禮佛長齋江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
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齊明帝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
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尸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

釋僧照見神僧釋氏通鑑

北魏節閔帝普泰元年釋僧照喜觀靈迹入榮山洞穴見神僧
眉長丈餘與共談論仍以梨棗令取次日辭出重往莫測其處

文宣取經遇僧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帝嘗在晉陽使人騎駝向寺取經函使
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忽安至一山山半有寺眾僧遙
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僧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
乃反命焉

圓通石窟山見寺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釋圓通在鄴寺以涅槃為業武平四年夏
講有客僧因疾投寺通延之房中經理湯藥仍持酒飲之夏滿
病愈辭曰前以酒見及非正理也 伏今宜斷曾住鼓山石窟竹

寺否當相訪也是夏通昇山初 允老公逐其同侶唯通獨往
見林木深茂間南嶺上有吟誦聲 其客僧乃披林出引入其寺
金碧迥異又引見大和尚及諸僧 通欲求住和尚未許通怏怏
而別行一二里返顧惟峰嶸耳

晉州石像汗流指痛之異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承光元年初晉州靈石 寺僧護願造丈八石像於北
谷見一卧石乃願匠營造面腹粗 了而背著地舉之不動至夜
自晝旦即就營移置佛堂至是晉州 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
燒諸寺塔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 之人牛六十挽不可動忽有
異僧以瓦木土墊圍之須臾失僧 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
患指痛其人視之乃木傷二指遂 即補之隋代屢顯靈迹

石像首落知廢法之異 釋氏通鑑

北周孝愍帝正光元年涼州御谷山雷雨震岩挺出石像高丈八尺唯無其首至周元年涼州城米澗忽出光視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是年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教習人自洛帝令安之次早如故遂有廢法滅國之讖

大像現夢於法慶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四年僧法慶塑造釋迦像未了而死經三日甦說至冥王殿忽見大像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了何為令死其人遽拜呼階下人曰慶合死未答命未盡而食盡曰可給荷葉而終其壽言已失像所在慶甦後日以切進荷葉十餘枚率諸士女以成其像大業初卒壽年七十六

法界寺舍利神光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帝及皇后於界尼寺造連珠浮圖

其下安置舍利是年七月有神光自基而下右遠露槃赫若冶爐之燄云

法通致稱天力士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釋法通少出家極羸弱通唯禮觀音乞賜聖力後夢人遺三驢馱筋通敢始一驢忽母呼之而覺自是身力雄勇嘗以僧袈裟安於柱下僧謂神所為通笑為舉柱抽取有大石曰可五百觔通於南山負來供僧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能相撲國無對者帝召通撲之通曰出家人何為此事雖然亦可試氣力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握通後搦其兩手彼即血出蟠卧在地乞命通敢之曰我不敢重捉恐爾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時壯士稱之曰天力士後煬帝末避亂隱山負一具磴并犢子大神通也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誠

節約以武德初卒

隋文口中得舍利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內帝及后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丸得十九粒多放光明耀日

雍州雨銀屑天花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五月雍州京城內天雨銀屑天花六月諸州送舍利使還宮慰勞訖九日起慈善寺為慶光齋復雨銀屑天花陝州所現像樹光瑞模得形像獻勝光寺自五月未日日放光禮者塞路皆發道意其內外諸州以絹模將去者亦皆放光七月十五日京城延興寺鑄丈六金銅佛像其日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

金像感天花天樂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法師元琬造丈六釋迦金像成感天雨花狀如雲母是夕天樂彌空凌晨乃息

道幽雲氣騰空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釋道幽忽夢天人稱天帝請講經幽未諾久之又夢乃依天請天以少香注幽手中克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後講法次諸僧遙見香烟充滿床側幽奄爾而逝眾見雲氣從寺而出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法純有童子捧光明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三年釋法純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常於道場然燈燈油七日不竭又忽失油爇經宿還來而油已滿不聞僧俗皆為苦役是年五月臨終有童子

手捧光明立于座右弟子問之純曰第六天頻來命我以諸天著樂有妨修道竟不許之願生無佛處化衆生耳至十二日乃逝

僧善舌存紅赤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僧善住馬頭山禪道盛化三月十一日將終告弟子以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即跌坐而化道俗依言而殯于岩有弟子僧襲時適他行及回到岩莫知葬所設會悲慟忽爆聲震谷瓮涌于地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因取骨舌兩為塔焉

慧侃現長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慧侃少受學於和闐梨和以慈救為業每多靈異見猪被縛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脫主因放之侃表

和多數後事真諦深悟善法末住栖霞時往揚都偈法師所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云恐世人驚異故吾不為耳是年以三衣拋堂中云衣還衆僧吾今去也便還房內大衆驚來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元景沙墳高峻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二年六月元景法師卒師自生常立囑以沉骸水中衆乃葬于紫陌河深澗之內三日後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兩派道俗異其雅瑞

惠達造閣得黃楠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五年是月釋慧達遷逝達初於陳國修故寺三百餘所又癘疫火行於揚都修大藥廡以濟之仁壽中於白塔寺

建七層木塔又於鄱陽豫章諸郡見有寺塔儀像並率化成造
又上廬山西林造七間重閣誓用黃楠果感得一谷並是楠木
筏經灘復不失一根閣後傾斜風吹還正又往長沙鑄鐘造像
施金者唯恐其不受

惠恭講經有花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惠恭與同寺惠遠相別三十年遠因問曰
仁者無所得耶恭曰性暗無解遠曰可不誦一部經乎恭曰唯
誦觀音普門經一卷遠曰皆能誦之恭曰無生輕慢當為誦一
遍遠笑曰吾數講之矣始欲聞人耳乎恭曰但至心聽乃結壇
升高座始發聲異香滿房及入聞樂聲振空雨花滿地經訖花
樂方歇遠泣禮謝之

真惠臨終香花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真惠初於蒲坂麻谷創宇修禪仁壽末
召住栖岩寺大業初絕粒餌黃菁是年十月遷寂臨終有異香
蓮花來迎曰吾生淨土矣

道愍致雄人圍遶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道愍法道大行王臣皈敬因夜宿關首
其家有五男見愍馬壯欲私盜之見數十雄人圍遶眾乃退又
往還見進退至五更天明全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皈懺焉

釋慧乘慧祥檀像舍利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釋慧乘於東都圖畫龜茲國壇像一文六
尺屢感禎瑞釋慧祥禪講精修因食際口得舍利不辦棄地輒
還在口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眾放五色光遠近嘆異
屠獵改業市無肉肆然祥日止一食身長八尺人皆怪仰云

智越誦經瓶水自滿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智越法師初事智者深達禪法嘗誦法華瓶水自盈智者晦迹台山之衆一囑於越二十年間恂恂善誘四部歸崇每於師忌教設千僧齋越以衣資充於大施是年十一月右脇而逝

五祖投胎性空不昧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七年四祖遷住淮西破頭山攝五祖弘忍出家初有道者在蘄州西山栽松四祖曰吾欲傳法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道者遂諾乃往黃梅縣周家女子托生女子初在溪畔浣衣道者告欲寄寓女有許諾之意歸而有孕父母惡而逐之女無所歸傭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於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遂舉養之隨母乞食至七歲四祖出逢之

喜而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帝姓曰是何姓曰是佛姓曰汝無姓邪曰性空故祖知其不昧乃求於其母携歸出家

釋明瞻怡然而逝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年釋明瞻隱居太一山智炬寺冬十月知命將盡入京就興善寺設齋辭訣即返智炬精勤想觀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怡然而逝焚身既訖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擘然遂塔于岩

釋道遜極有異花送死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四年冬法師道遜一德因人請講涅槃及發題已告四衆曰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至偈而逝師云止

釋道昂掌光照室釋氏通鑑

至品送柩于山忽有異花遶屍而生長一二尺可五百莖

唐太宗貞觀七年釋道昂嘗於_之儀講無燈昂舉掌發光明照堂
宇故其勝道難測常願生安養_日及年八月見西方法樂來迎跌
坐而逝

釋道英坐水卧雪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釋道英自隋入帝開皇中初入太行山寺修
止觀次住京師勝光寺入定稍_日至異迹嘗任直歲與俗爭地忽
倒仆而死俗誓不敢諍尋即起坐又入水宴坐六宿方出又值
冰厚雪壯乃曰此平淨處何得_一眠仰卧三宿方起晚住蒲州
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論至真如_門奄然氣絕知者曰此人滅盡
想耳累日方起是年九月令誦_畢嚴至臨終勸念善處乃逝壽
八十靈異非_一

釋曇榮當得作_也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曇榮自_興法主春夏講教秋冬坐禪因
刺史送舍利三粒乃誓衆請求_論復舍利四百餘粒遠近欽服
貞觀七年行方等悔法寺僧僧_心見光明中有七佛現皆云證
其罪滅後一佛云我是_{釋迦}為_身身器清淨故來授記曇榮於
賢劫中名普寧佛汝當作佛名_者普明斯瑞應也榮於是冬卒
異香遶室

釋慧坐逝數日有_田香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釋慧持身_日八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
妄回盼時目曰象王持隋未住_州弘道寺不出寺門將三十
載加坐不卧講法不倦是年八月_告衆曰吾欲往他方教化可
急作食食_已還房加坐而逝弟_謂言入定數日聞有異香方
知_文化

釋明濟暴死復蘇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元年二月釋明濟暴死蘇云見二青衣童子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濟答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濟自此精進逾勤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釋道信坐逝如生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四祖道信大師自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至是忽無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塔戶自開儀相加生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千歲僧說偈而化

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歲寶掌和尚居浦江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四使是年正月自跌坐說偈而化師自稱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目魏晉間抵此土計之亦歷四百餘載

釋曇暹受戒神移佛下

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四年是年曇暹律師示寂暹每好放生忽有多人著赤衣多鬚來云是綿竹所放生者自此廣化一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經祭經紀忽下巫語欲暹受戒乃將佛像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一處向佛下座暹為受戒自爾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主廟受戒所以蜀川神所暹行至者皆為受戒由此道俗歸依又綿州郫縣造三百尺大像祈求甚靈

漁陽城火唯寺佛不毀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幽州漁陽縣戍城火災人家並為煨燼唯二寺及但十佛像獨不延燎

并州佛像放大光明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帝及后初幸并州童子寺大像高十七丈是年七月遣使送袈裟其像放大光明合城遷善

契法師右脇而逝釋氏通鑑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契法師命弟子大乘光五部所譯經論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總召門人造像設齋與衆辭訣令左右為念彌勒如來初五中夜右脇安卧而逝壽六十五帝報朝三日宰僚悲咽有異僧奉香塗師體四月如準世尊故事飲以金瓶銀擲塔于滌東原弟子神泰禰元會志慧立明濟義

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宣律師與天神問答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二月西明寺道宣律師在淨業寺一天神至致敬問其姓字稱姓王名璿是吳之蘭臺臣為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使者復有天來姓羅是蜀人廣說律相次八一天姓費禮敬如前云韋將軍有三十二將最存弘護因問伴中隱義無不决滯復問此國名山聖迹皆答之又有天人姓味江名元暢來謁師因問穆王時化人事及五臺山諸像因緣一備答

宣律師臨險有神護持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宣律師示寂有詔傷悼初天下寺並圖形塑像以為標範宣姓錢氏初母孕之夢僧謂予祐律師也及出家姓與道合所至必感神物翊衛供奉天饌昏中夜行道臨

砌蹶且仆有少年介冑擁持之因問是誰曰弟子博又天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來給衛耳宣遂廣問佛法之事瓊一
一言之及別授宣佛牙并寶掌二物表信而隱即撰內典錄三
寶感通錄佛道論衡釋迦譜四方羯磨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八
部八十一卷

釋通達浴沸湯如冷水 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二年釋通達住京師律藏寺一裾
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緇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
僕射房元齡以父師事之貞觀以來稍顯神異任至人家歡笑
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即湏依送若違其語便失過前將軍
薛萬鈞迎之供養百餘日後欲入內宿薛打之吐曰身血不淨
可作湯洗乃脫衣入沸鑊中狀如冷水遂合宅
駕奉時逢米貴

欲設大齋命寺家多令疏請至旦赴者數一而供度闕然忽有
食饌連車而來食訖人車不見

英禪師設齋見鬼 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二年西京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
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
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
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
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
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
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
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
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

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
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僧萬回日行三千里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四年神僧萬回法師初幼時能三千里致兄書朝
往暮歸因號萬回帝乃度為沙門

釋窺基致天神稱大乘菩薩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日照再譯最勝毗尼經此本慈恩法
師窺基卒壽五十一有詔傷悼御製畫以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
樊公之塋基貌碩心慈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獲
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行基三車之玩不甚為
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其辭去天神乃降宣責
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似甚故無自而入宣聞

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捨西域戒賢瑜伽師地
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天下目為三乘法相顯宋理宗謂之慈
恩教

法藏講華嚴而地震釋氏通鑑

武后長安元年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至華嚴世界品感大地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
六相之義藏敷宣有緒又就指殿隅金師子為曉則天豁然領
解由是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

僧萬回飲水而逝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十月召神僧萬回入宮館于集賢院給二美
人奉事十二月忽求闕鄉河水左右莫得又曰穴堂前地可得
也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贈司徒號國公圖形集賢院

僧真覺著歌化金色滿空釋氏通鑑

唐睿宗先天元年永嘉真覺大師名玄覺博貫三藏參曹溪六祖一見語合祖即印可師遽告歸祖少留一宿故號為一宿覺焉及回永嘉學徒奔萃因著證道歌一篇以警未悟師復預期冥感即時定中觀見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是年師示寂

六祖誦偈跏趺而逝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元年七月六祖辭徒眾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否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眾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汝等信根已熟堪任大事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即跏趺而逝壽七十六廣州都督韋據率新韶二郡官

吏迎奉全身歸曹溪寶林寺建塔真今尚存焉

僧一行閱籍一日不忘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帝遣禮部郎中張洽齋詔詣當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闕有旨安置光泰殿帝勅謂一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二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顧謂左右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師以帝從之問道呼為

梵僧不卧手引禽食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六年天竺沙門勒佉緬盧山東林門風範乃涉遠而至一入山首末六年常座不卧手引禽食其北嶺佛馱舍利塔院置四百餘載前後居僧皆心水遠師至止一年乃精

誠幽感遂致靈泉泌涌色白輕美冬夏無竭

尼玄機倒立而化

釋氏之靈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温州淨居寺尼玄機景雲中得度嘗習定於平陽大日山石窟中或者云嘗與口宿覺同參六祖因著圓明歌與證道歌相表裏後倒立而化此屬以生死顛倒語呵之應聲而仆將葬之夕風雷陰黯若有江物移之越二日有自大日來者云是夕空中有蕭聲聲機之心已厝是峯上其徒迎舍利歸葬于寺建浮屠號圓明塔趙清公立碑載其事

僧一行沐浴端坐而逝

一行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十一月禪師一行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之于石出內庫五十萬建塔銅原謚曰大慧禪師帝嘗

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鑿與有苦四里之行社稷終吉帝擊問其故不荅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盒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二終吉有里媪素供行而媪子坐罪將之刑媪悲泣請救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雉豕七行日歲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呪之上日北斗盡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穰之帝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肆赦二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媪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復如故其秘術多此類

李長者著經虎為負囊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長者李通玄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

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厠當塗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龕著論。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撒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老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善無畏入水梵經不濕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三歲無畏示。春秋九十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全身塔于龍門西山。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相嘗過龍河一托駝負經汲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多此類。

梵僧不空致奔象跪伏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三歲不空游西域博求師匠增廣其學於師子國從普賢閣梨求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有群象奔逸不空遽於路坐象至跪伏由是舉國神敬之。

僧法秀獻袈裟玉簫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入終南山施田向寺僧遂造之。至山遍訪無所謂田向寺者忽道逢一僧曰吾道汝入田向寺乃隨之入山。二日至深絕處唯見雲掩岩洞乃鑽燧出火焚香行之。忽云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秀與之而入見諸僧皆奇偉山加袈裟遍寺施之。其寺僧携秀入一空房曰此唐天子舊居也。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歸乃授以玉簫并袈裟一條。囑曰持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

上一所寄袈裟玉簫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焉

南澗石雷裂項佛像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八載福州南澗天王寺上有巨石是年五月忽大雷雨頂劈輪囷斬焉中闢有委地柿落北干霄而碣樹亭亭厥心隱出真像列侍環衛品嘗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異矣哉蓋諸佛因其不朽之物憑五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可隨水云

僧無著雨錢田值釋氏通鑑

唐肅宗至德元載温州龍泉山無著大師居山南一日卜遷忽雷電晦冥有龍見山下張白家無著因請捨田建寺而白欲輸其直逮夜天雨錢三十萬以市之遂建院郡上其事賜名龍泉院

僧無漏立化釋氏通鑑

唐肅宗乾元元年僧無漏立化于禁中足去地尺許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旨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忠國師右脇寂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年忠國師去世入辭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吾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弟子奉身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天台僧素衣波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十三年時黃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
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植杖而
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女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
回顧云渡來師咄曰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
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道弘師開初道場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四年福州閩縣白鹿院開山第一代道弘禪師法
嗣大度是年領徒入楠溪山中鄉老素糧而往飯之遂請移令
院處偶逢白鹿開初道場一日空中忽降五十三佛及錫杖一
條錯雜青亮紛紛而下高可盈尺師悉收之鑄為聖像三百餘
軀師將示滅自於楠溪源遷塔基一所前溪潺潺師謂此水喧
吾之定荷錫泝流振之數下澗流當隨錫聲而滲沾流可餘百

步別為泉眼湧出其澗遂涸以長慶壬寅十二月三日趺化

龐居士全家顯化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六年龐居士自元和初方寓襄陽棲止嵩室時太
守于公頔尤加慕異乃伺良便躬就謁之一面周旋如宿善友
既深契於情分亦無間於往來及居士將入城令女靈照視日
反中即報照遽報曰日已中而有蝕士出觀照即登座合掌而
逝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七日太守于公聞之乃往問安
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
訖枕公膝而逝妻聞之曰這兩箇愚癡不報而去其男斲舍母
往告曰老漢與靈照去也男遂按鋤笑曰噫亦立而化母曰汝
更愚癡既為焚燒畢乃遍別鄉閭歸隱自後不其所

無業師戒衆而化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是歲帝遣左街僧錄靈阜齋詔起汾陽無業
禪師赴闕阜至宣詔畢稽首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
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
至中夜告門人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一
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常
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而逝阜回奏
其事帝欽歎久之師憲穆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
師

熙怡師居廬山有四異兩立可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五月上谷侯高纂廬山東林熙怡律師墳誌
畧曰師居廬山耶舍塔院外規內寂有神童隨侍左右匿形以
至怡智遺形則雙鳥入掌索敢不去灰心與物則二鼠穴處闕

前食香積而上巾又有猛虎逐鹿鹿求救於師師指鹿入房虎
遂却去若師有情則神童不侍慈鳥不止碩鼠不親猛虎不去
及一定寂滅其院白蓮枯死庭樹衰零晤師平生見乎四異則
烏鼠虎鹿著矣寂滅彰乎兩奇則蓮花翠樹明矣

蛤蜊現菩薩像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五年帝好嗜蛤蜊一日御厨有劈不開者忽變菩
薩像帝驚異之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禮因問侍臣此何祥
也或對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注詔問之帝召政而問
焉對曰物無虛應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
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之未聞其說法何也對
曰陛下見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
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因詔天下並立觀音菩

薩像奉祀焉

終南僧坐禪群猴習定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八年終南山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見猴彼在岩宴坐後見群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獼猴塔宣宗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三冬菓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

僧慧忠安坐而化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泉州龜洋慧忠禪師焚香安坐而化全身葬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圻裂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冥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 無了姓沈見馬祖師姓陳

价禪師端坐長往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年三月洞山价禪師將示寂謂眾曰離此殼馮子向甚處與吾相見眾無對遂剃髮披衣湛然而寂時學徒千餘人號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七日食具方備師隨眾齋畢復謂眾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謚悟本禪師師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窄鑿又得曹山寂深明的旨妙唱加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推尊之曰曹洞宗

徑山誣師白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二年杭州徑山三世洪誣禪師初叅為山宗乃悟

玄旨自咸通七年住徑山法道大振光化四年九月白衆而化後謚法濟大師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曰不汙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陳蒲鞋跣跌而終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四年睦州陳尊宿道明初遊方契旨於黃檗尋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得數十載後捨衆住開元寺房常作草屨潛施道路或貨屨侍養老母時人號為陳蒲鞋巢兵嘗至師標大草屨一隻於城門巢欲棄之獨力不能舉乃嘆曰睦州有大聖人將捨城而去更不敢入以是民免兵寇擾攘師機峻急造旨者稀唯雲門一人契師意令嗣雪峰師一日忽召衆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跣跌而終

普聞師道高虎伏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元年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斷髮逸遊造謁石霜諸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因契悟依止數載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顛鬱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道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躋道德吾所不及五種之緣其

屬公乎言訖飄然而逝今陳嗣庵址具存是山寶乘禪院乃圓
覺向日茅廬基也

知玄師右脇而逝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三年知玄國師自成都行宮辭還九隴忽定中見
菩薩摩玄頂而慰安之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晁錯
二字玄知夙債即右脇安卧而逝

僧惠升寫經天雨舍利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温州法空院僧惠升結廬北岩嘗寫法華經
精虔至普賢勸法品天雨舍利二顆郡以聞賜額普賢懺院祥
符改今名

岩頭大叫聲聞十里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四月岩頭全齋禪師示寂師嘗密啓德山末

後旬後居岩頭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叫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
起衆皆避地師端居自如一日賊至盡無供餽遂割刃焉師神
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壽六十一後唐追謚清嚴
大師其嗣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衲僧飼虎龜化為石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紙衲僧惟亮謚介空自龜山寺來福州長溪
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山崗有湖水與海潮準忽有大龜浮
沉於湖循庵游止僧有所之龜輒以載師見餓虎乃棄身以飼
焉龜化為石庵鞠為草湖亦隨而埋沒後人乃棄舊庵基今院
至今興焉

楚南師辭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五月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辭衆奄然而化

師得旨於黃蘗初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二十餘載足不踰
閩尋住寶林支硎慈雲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
或浹旬光啓中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壽
七十六師著破邪論行于世

僧洪楚說法陸地生蓮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元年温州大雲寺因會昌例廢至是高僧洪楚投
牒刺史朱誕請復建大雲寺誕上其事且請加畫錦二字為額
詔從之楚師誦經說法陸地生蓮靈蛇聽法其後刺史錢元珪
建楚師堂清泰年建高塔焉

仰山與異僧談道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二年仰山慧寂禪師一日見異僧乘空而至作禮
而立師問近離甚處曰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太遲僧曰遊山翫

小師云神通妙用不如聞梨佛法須老僧曰特來東土禮文
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具多葉與師作禮乘雲騰空而去師
又嘗示眾云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
三明六通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本不愁末也
時後日自其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為
山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先是師預示偈
曰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至是於
東平兩手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師之異迹及垂識記具存
本山寶錄

慧日師以竹杖起病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元年泉州莆田國歡崇福慧日大師初名文矩為
縣獄卒嘗往神光靈觀及西院大安所後往萬歲譚空禪師落

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鬘子復至觀所觀令禮西院去師携一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闍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後頗多靈迹乾寧中示寂

僧志閑垂手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五月灌溪志閑禪師將示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曰僧伽曰立化者誰曰僧會師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九峰師戒徒入定而化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三年一月九峰玄禪師誠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士大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

趙州師留贊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十一月趙州示寂壽一百二十後謚真際大師師臨化令侍者送拂子與趙王屬云此是老僧一生受用不盡底趙王贊師真曰碧潭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趙王笑師頌二首一曰師離流水動王侯心印光潛塵尾收碧落霧霾松嶺月滄溟浪覆濟人舟一燈乍滅波旬喜雙眼重昏道侶愁縱是了然雲外客每瞻瓶杓淚還流二曰佛日西傾祖印隳珠沉丹沼月沉輝影敷文室爐烟慘風送禪床松韻微隻履乍來留化迹五天何處又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潛然對雪幃

文喜師逝久肉身不壞

釋氏通鑑

唐昭宗光化三年杭州文喜禪師初叅仰山山今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

給食否吞曰輟已回施山曰汝大利益尋止浙右千頃次住仁
王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
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
槃言訖跏趺而終蓋呵八十塔于靈隱西塢後天祐二年叛兵廢
師塔觀肉身不壞以友爪俱長武肅王竒之遣裨將重封瘞焉

膺禪師端然告寂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云居膺禪師雲居三十年道遍天下南昌鍾
王師尊之願以為世師於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衆開最
後方便敘出世始末衆皆愴然是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
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只這是乃端然告寂謚弘覺
禪師塔曰圓寂

簡禪師潛去樹神號泣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為堂中第
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
意謂令棟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
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畧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
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固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
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
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雲暉僧洗癩僧忽不見釋氏通鑑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重雲暉禪師深入圭峰石壁間見磨衲數
珠忽憶前身道且因就建寺方雜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
重雲虎豹皆自引去又塞龍潭龍亦移他處後唐明宗賜額曰
長興初暉居洛京中灘日以施水給藥為事有癩比丘求師洗

摩師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

布袋和尚安然而化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三年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纒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師卧雪不沾而每示吉凶必應常在街立僧問和尚在這裏作麼曰等箇人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是年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乃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眾競圖其像師有歌倡行于世

普聞巽杖為虎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四年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

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眾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麼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齋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巽拄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庵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祈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衫至今間生異花

覘子僧步泥雪無跡釋氏通鑑

後唐莊宗同元二年京兆覘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

心於洞山混俗闡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示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迹厥後不知所終

覺禪師顯見異相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初訪歸宗章聞法省悟因遊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請師供養張有悟入乃設榻留宿至夜與妻竊窺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妻垂老今願割前堂以禪文室師欣然受之至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

額曰普淨

澡光佛告衆而逝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扣冰澡光古佛初叅雪峰峰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繼居將軍岩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岩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至是年應闡主人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舍利五色塔於瑞岩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禱祈靈異非一

加庵七入定豺虎馴遶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契如庵主初於玄沙得旨乃隱於小界山
剝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一日清豁冲照二長老訪師頗
味高論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逸二公尋於大章
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因禪師立化

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廬州佛手岩行因禪師自鹿門真得法尋
抵廬山佛手山下有石窟可三文餘師宴處其中江南李主三
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岩室後示微疾謂侍僧
曰日午吾去矣及期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
建塔

益禪師趺坐而逝

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清涼眼文益禪師自住清涼朝夕開法諸

方叢林咸仰風化致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師調機順物
斥滯磨昏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是年七月示寂江
南李主駕至慰問甚勤閏月望沐浴辭眾趺坐而逝停龕三七
顏貌如生壽七十四臘五十四公卿李建勳而下素服奉全身
建塔謚大法眼禪師

摩拏羅印土焚香成穗之異

古文類聚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

廣見大師入山遇異僧

葆光錄

廣見大師說頃在廬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
分明行可數里洞側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柯鬱翠
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
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

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
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
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
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群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
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
草枯四絕人烟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
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
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
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
自新

顯異

見佛顯化之異者

梓潼見佛之異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梓潼帝君嘗言予受業報為卬池龍羈於
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
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虫啞齧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
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
萬衆稽首讚歎懽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
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
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
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
答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
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于物業債當償今復
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

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予願依焉

博學

僧有廣博學問者

無最論佛老折姜斌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沙門曇無最與道士姜斌對論帝曰佛老同時否斌曰按開天經老子西入化胡佛克侍者明是同時最曰老子周何年生斌曰定王三年生敬王元年八十六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三年入滅自佛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相去懸遠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有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時侍中劉騰宣敕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可取來及取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偽蕭綜李寔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罪當惑衆制可將抵以刑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

道安言佛道二教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法師道安善弘法武帝禮敬之勅住大興寺是年三月召名儒僧道百官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鸞乃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帝又集群臣詳鸞之論以為傷其道九月道安慨之乃作二教論十二篇以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若通論內外則該

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以儒道九流同屬儒宗為外教以釋之窮理盡性為內教詳闡正義奏之于朝帝為張賓構讚意在排斥佛教及覽安論其議遂寢

慧淨以老子曰道問倒永通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筵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釋慧乘論釋道之先後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八年二月帝釋奠於國學堂置三座擬敘三宗召三教學者雲集釋慧乘登座高張義網王臣悅服又道士言

道能生佛佛由道成乘曰佛出周初聃生周末相去三十許王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時佛而退求敬王時道哉道士曰靈寶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五帝之前未聞天尊之道三王之季始有老聃之名漢景已還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案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數之道何能生佛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髮垂素髮手執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謬之甚矣言畢下座舉朝屬目道士一衆默然而退

樊法師弘帝德守戒行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樊法師見於玉華殿帝以法師德業冲博欲令罷道其康庶政對曰玄樊伏惟陛

下經緯八紘之畧宗闡雍

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

儒尚德薄賦輕刑九州四海

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

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

感無假於人三也檢

狃為患帝王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

穴故知有道斯得無

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煬帝喪軍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

萬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而至無假

於人六也陛下縱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

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

曰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

釋靜泰與道士辨駁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八月勅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帝問
僧老子化胡經之由泰奏云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

化胡經又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復與李榮辨

難數番榮屢辭屈榮又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汝何起自西戎

而亂東夏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皇御宇此問為地正

佛法有屬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後屢徵難以夜深乃
散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之論義無答由是失曆令榮
還梓州道士之望唯指於榮及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時泰以
才辨見知復以賦詩稱賞上即勅所司敬愛寺可以泰居之及
泰入寺頻登榮觀云

僧法明論化胡經必偽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元年召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
臨證議論紛紜僧法明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

為作胡語誘之耶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若作胡語則既傳此
土須假番譯未審化胡經譯於何代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
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勃搜天
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道士栢彥道等奉表乞留
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
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
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皆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神光法師論佛法廣大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年帝宣問左街僧錄神光法師曰佛於衆生有
何恩德致捨君親妻子而師事之說若有理朕當建立說若無
理朕當削除奏曰佛於衆生恩過天地明喻日月德重父母義
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

以言佛並過此乎光曰天能蓋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蓋日則照
晝不照夜月則照夜不照晝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
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佛於衆
生恩則不爾言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
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則提拔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
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携唯
願陛下回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願回心生生
敬仰

僧一行推大衍數撰曆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九年四月朝廷以麟德曆不驗詔禪師一行政撰
新曆行推大衍數以應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
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太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

有聖人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數以糾數家之繆闕言不誣矣惜亦以為然

僧懷海作百丈清規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九年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五謚大智禪師師卅歲離塵三學該煉依附馬祖與西堂巖同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為角立焉及祖沒師往新吳百丈山玄徒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現若垢淨心盡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和合迥然無寄去留無礙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何得自由去師曰如今得即得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渡河截河而過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大衆四首師云是什麼師以禪宗自少室至曹溪多居律寺說法乃初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德者曰長老學衆無高下並入僧堂置一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僧貫休獻詩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元年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詩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乃入豫章之西山後入蜀謁王大王蜀僧齊已幼捐俗依瀉山及仰山慧寂禪師住豫章觀音已公為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一贊揚義冠三檀功標

十刹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不資白業其後居西山金鼓示寂塔尚存焉龍盤乃其書堂

八思巴制蒙字 元史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歟以也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有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一歲謂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元世祖即位命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以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王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

博識

僧有廣博知識者

惠遠識循 晉書

盧循字子先安帝時為征虜將軍廣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素而志存不軌後循通孫恩謀叛後敗滅

道安多聞廣識以釋為

釋氏通鑑

前秦主苻堅建元十五年道安法師住長安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曰莫尊於釋迦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今稱釋氏自安始也安多聞廣識雖古器篆文安皆識之

惠琳稱黑尤宰相釋氏 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沙門惠琳善談論帝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權要賓客輻湊琳遇賓客填咽喧涼而已孔顛慨然曰遂有黑
衣宰相

跋摩知帝王修行之道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八年天竺求那跋摩帝有旨促之赴京正月至
金陵引對帝遂勞殊勤時召之問道一日問曰寡人常欲持齋
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為
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
政則人臣以和形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
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食全一
禽之命然後為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

之言可論天人之際矣帝自是尊之為師

釋法琳著喻箴陳佛化之益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帝復以傳奕疏頒示諸僧時釋明粲乃作決
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釋法琳又著十喻九箴破李仲卿十
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皆陳佛化之益

釋元奘探大乘祕奧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七年三歲元奘自離唐抵剎賓大林以至麴閣國
與胡商八十人渡旃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將戮
奘以祭儀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眾震懼以奘為聖人
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開瑜伽師地入王舍城止那
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從上方戒賢論師窮探大乘
祕奧日益智證

樊法師周遊西域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冬樊法師歸自西域師往還一十七周遊
覽百有餘國十九年正月丙子樊法師齋經像歸于京師留守
房玄齡館于弘福寺以表問帝壬辰樊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
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
不蒙諒許無任至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
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
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惟師能達也帝因廣問雪嶺以西
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土古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
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樊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違隨問而對
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撮其山川風俗撰
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樊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

稱道安為神器舉國尊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
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
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
極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
覺日暮帝曰忽忽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
暇別更談敘可乎對曰玄奘還歸兼有疹疾不堪陪駕帝曰師
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
奉衛伐亂誅奸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元奘亡兩裨助虛負
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
納而止樊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
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勅弘福寺並為虛靜可
就彼番譯所須並與元齡平章樊因乞監門官以防讐隙帝曰

師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勅留中房元齡專知監護
資備兩湏一從天府

僧一行博通經術 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三月詔嵩山僧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
荊州當陽山行初究太玄經義次傳天台僧算術次入嵩山參
普寂禪師宗旨及遁當陽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
畢世不忘

僧一行製黃道儀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十月學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
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度數注
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為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
車行每大東行一周日西行一戶日行十三度以木匱為地平

今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
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則置鐘以候辰至辰則自撞之
皆畧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為神功

忠國師與山人問辯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三年帝召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
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
字善算忠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
指殿上地問此是何地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於地上畫一畫云
此甚字曰一字忠云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忠又云算
三七是幾少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云却是山人
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曰弟子縱有能
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忠乃謂帝曰問

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懷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鄒和尚始創糖和一事文類聚

唐代宗大曆間有僧號鄒和者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以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子也

必蘭納識理神一元史

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刺瓦瑞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山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蕃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給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甘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

前矣

口傳有能知未明之事也

曇雲霍不能救死

無書

僧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南京主簿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
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
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
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門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也

羅什前知 晉書

符堅聞鳩摩羅什之教密有逆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
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
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
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
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
光遂破之乃獲羅什此前知之驗也

佛圖澄知葱叛 晉書

石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佛圖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誠
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
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然而後行號曰大
和尚

佛圖澄言事皆驗 釋氏通鑑

佛圖澄有智術石勒嘗問災福皆驗時勒自昔
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將軍郭黑略曰須也
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
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
日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
害諸道士并欲
苦澄澄廼潛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
至問吾所在者
賊至可令公知
執刀而坐遣人
及有言澄逆問
皆諸道士并欲

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
 惡意向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
 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
 矣鮮卑段末波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
 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日
 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使安問澄澄曰已獲末
 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
 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兵固僕谷勅亮當此渠
 替戾岡出也漢谷劉曜所方也勅亮當捉也
 又令一皇子繫齋
 示皇子繫齋
 勒曰有雷馬甚異
 勒於掌中舉手
 及長大白誓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

生擒之

潞知夜談 晉書

佛圖澄後趙主石季龍時常遣弟子法常北至
 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
 始入澄遂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
 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方面涕唾者

阿彌果死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佛圖澄
 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
 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
 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邃曰小阿彌
 太醫殷騰及
 聖人復出不愈

無識知蒙遜將亡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年三月曇無識知涼將滅固
許西歸涼主蒙遜怒其去已密遣刺客中路害之初識出關日
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
施以劍刺之四月遜卒國亦尋滅

僧巖知命南史

齊武帝時有趙僧巖者家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
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
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
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
人以為知命

寶誌布帽左索之驗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初寶誌大士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

帽未幾帝崩而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識王仲熊
問任何所至不答解杖頭左索與之熊後果至尚書左丞徐陵
兒時父携之謁誌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
于世

智樂知後有無上寶演法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竺僧智樂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
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
遂開山創立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
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誌公知仇敵生也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帝一日召誌公至闕賜坐便殿誌忽墮盛引
頸與嘆帝恠問之誌曰仇敵生也帝罔測蓋是年侯景生於鮮

畢懷朔鎮即東口侯後身也

寶誌詩應 南史

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耐酣梁武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目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也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以履曰無宜其絲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宜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之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祇以比石季龍之敗

壁畫人頸皆結人頭之類

法和寺獨免難 北史

陸法和始於百甲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一變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寺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難

靈王預知 北史

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首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轉日知有賊起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八年釋轉明是年來洛邑告有賊起帝令收禁明年凶醜充斥方驗其言勅放之

道辨肝數術知水大漲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道辨經史洞達偏解數術觀寺山勢備知盛衰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俗士請為圖墳辨巡山示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文獲五彩石掘之果獲遂行卜葬久猶殷有又能推星度時月臨井宿告人宜為水備果漢江大漲襄邑將沒預見之明類若此云

釋慧寬知再生廣漢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四年六月禪師慧寬端坐而逝寬初生楊氏父奉道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

相談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罵使拜天尊寬不
得已跪之鍊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
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
竹峰頂王氏家后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
日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扉寬曰扣扉者誰
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
昔日聲也遂見其父出一所錄與信相談論者示之蓋大莊嚴等
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
姊信相亦隨出家因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眾歎以
為得果時亦號聖尼父母乃棄道歸佛捨宅為寺四遠聞見並
捨邪歸正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示朝賜謚不一

浮屠泓先知唐書

浮屠泓與唐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命

璜禪師預知必相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元年南岳明璜禪師初隱居上封宰相李泌乾元中入衡岳謂之璜誦經泌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璜垂之曰莫相賊泌色不動璜久之見泌立候不辭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璜撥火出芋食泌與語久之辭去璜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崖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璜寒涕垂頤疑坐畧不以介意使者不之迫回卷其事帝咨羨之數四不已璜嘗著歌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

藤蘿下塊不枕頭生死無慮更復何真

敏師知文偃將來及廣主將至

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雲門文偃禪師初叅此州見來便閉門師三扣門州云作什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纔開門師撥入州擒住云道道師驚不暇荅州推出曰秦時較轆鑽隨掩其扉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峰到雪峰決擇久之遍訪諸方晚遊廣中靈樹敏請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及師至敏迎笑曰奉違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唐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悟然坐化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而遽亡耶對

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候王至呈之王開奩得一帖子
書云人天眼自堂中土座王於是請偃繼甘六法席又迎至府開
法久之遷住韶陽雲門山學者望風而至

預知科名 事文類聚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曰和尚陳瑩中未第
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
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
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禪語

以禪家言語問答之類

羅什稱遠師語暗與理會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廬山遠法師聞羅什入關遣書通好秦主

聞遠師之風遙相欽敬送旃檀像塔請作大智度論序致書啓
勤什亦送雙口灑瓶及書書曰佛記東南有護法菩薩勸我仁
者善弘其事并遺偈一帝畧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
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音空相中其心無所樂云云遠復答以
偈畧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妙動境成此頽山勢惑
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云云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
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
著法性論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云羅什見
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禪語點化神光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僧神光聞達磨在少林遂往彼晨夕參承莫
聞誨勵忽夜大雪光立不動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

中當求何事光曰唯願六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妙道曠劫難逢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潛取刀斷臂置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即易之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傳大士以無所對武帝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傳大士遣弟子傳晁詣闕奉書有詔赴闕以閏十二月到闕帝聞大士神異預鎖諸門大士已知預作大木槌一雙先打一門諸門悉啓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唯昭明太子知者法師泊大士得坐耳帝問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

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給

僧行思叅六祖問答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師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亦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弟子頗衆得法深者云頭遷

本淨以禪誨答庭光之問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二載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佛道之義師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光回闕以師聞奏即敕光齋詔起師是冬赴京

淨遠師叅明禪機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十一日召二街名僧赴內道場共司空本淨禪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何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是豈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原無有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詞辨傾注帝及四眾莫不稱善而罷

忠國師與公朝恩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帝嘗仁便殿指魚朝恩謂忠國師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朝恩即問曰師曰何是無明無明從何起師曰佛

法衰相令現帝曰何也師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色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師曰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恩伏地曰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師曰我不是佛恩曰師應長作凡夫厄成佛時耶師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我若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却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仍伏地曰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忠國師與大耳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五年西域大耳三藏至京自云得他心通帝請忠國師試驗忠曰汝道老僧今在甚處耳云和尚是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猻忠又問今在甚處耳云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又問今在何處耳良久罔知去處忠叱云這野狐精他心

通在什麼處

僧宗慧與威僧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初得法初牛頭威僧問
達磨未來此土有佛法否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又曰他
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是年示寂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鄧隱峰點化鬼僧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元年鄧隱峰禪師因燒浴燒殺一僧一日揭天窻
呼曰還我命來師云爾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爾既死已覓
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忽乃不見

常禪師悟即心是佛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二年大梅常禪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梅山住二

十年祖聞令一僧去問見馬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馬師
道即心是佛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
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人未有了日任爾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
佛僧回舉似祖祖云梅子熟也

石頭師著叅同契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六年十二月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壽九十 謚無
際大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
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叅同契其辭略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桓付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
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探玄人光
陰莫虛度

龐居士作心境之偈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九年龐居士自見馬祖諸師之後放曠自如游止
襄漢山林城市不定所居女靈照常隨之士有偈曰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龐居士叅石頭馬祖釋氏通鑑

唐德宗貞元元年居士龐蘊字道玄世習儒業父為衡陽刺史
卒于任遂家焉居士自幼敏悟節槩高潔每混俗和光嘗以船
載家珍數萬沉于洞庭之淵人問居士何不布施不造寺士曰
自無始來由為因果相牽不得解脫自是生涯澹如也有男名
耕穫女名靈照日鬻笊籬於市以自活居士是年始謁石頭和
尚忘言妙契一日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士呈頌曰日用事無
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溪山絕
點埃神通兼妙用運水與搬柴石頭然之後之江西叅馬祖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居士大悟自是機辨諸方莫能禦矣

滿禪師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初在東宮時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
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
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
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
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
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
別法身等虛空未嘗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
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了見無心處自然

無法說帝聞大悅

僧清凉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嘗問心要於清凉國師師答之畧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俱損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派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此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

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僧知藏點化張拙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堂智藏因張拙秀才問三世諸佛天堂地獄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曰汝見其人來云曾參百丈他道總無師曰汝有甚眷屬曰有一山妻兩箇頑子師曰待汝得似百丈時一切追無即得張禮謝而去

鷺湖師對衆答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二年詔鷺湖大義禪師入麟德殿論義帝臨聽有法師問何謂四諦答曰聖上一帝三諦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答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柰何義却問衆師曰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

是道義曰不可以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復有數人致對義皆乘機對之即舉順宗嘗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否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湖因謂帝曰尸利既見水月何不捉取帝因問湖何者是佛性湖答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道樹師以戒言滅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八年正月歲道樹禪師示寂初結茆壽州三峰有怪化現百端或現佛菩薩天仙等形或放光出響凡十年方滅迹師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由是遠近欽服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

敗云

歸宗答椰子論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芥子納須彌莫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然師曰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向甚處著渤僥首而已師沒有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曲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僧鳥窠答白居易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白居易初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道德因見之窠棲止長松上居易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

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
居易欽歎而去

僧神讚點化受業師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時福州古靈神讚禪師初叅百文回本寺受
業師浴次喚靈拈背靈向師背撫一掌云好所佛堂只是無佛
師叱之靈曰雖然無佛亦解放光師疑之又看經次有蠅子撞
窻靈曰世界如許廣大須要鑽故紙作什麼師曰汝何發言殊
常靈曰某有頌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大奇百年鑽故紙何日出
頭時師驚曰汝得上人法願與吾說靈曰自別和尚依棲百文
因舉百文語師忽有悟乃欲回禮靈為得法之師靈請遙禮大
智為師某為同來

僧藥山答李翱釋氏通鑑

唐敬宗寶曆元年堂百李翱字習之嘗刺朗州慕藥山之道入
山謁之山誦經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李應諾山
云何得貴耳賤目李謂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
麼曰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
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山經我來聞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云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辭去一夕藥山
登山忽云開見月大天一聲聲落灑陽八九十里翱聞之復寄
偈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
下披雲笑一聲李嘗著復性書三篇其一篇謂情昏則性匿忘
情則復性誠則明明則盡性命之道其二謂無思則寂照致知
在格物其三謂昏而不思終不明道

普願師與首座問答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南泉普願禪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池陽三十二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亘大夫請下山神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云

覺禪師答裴休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三年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客在二虎哮哮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中誦經聞七步一振錫一稱觀

音號有僧來叅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大同師與趙州叅問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初叅翠微無學得旨歸鄉居投子山一日趙州到庵師携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是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此師道聞於天下

寰中師得文不如得尺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三年二月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謚性空大師師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雪峰與石頭問答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五年雪峰義在禪師自出嶺遊方又歷禪會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於德山向下有省自是入室日益與旨是年與石頭欽山同到澧州赦山鎮止宿石頭睡醒猶見雪峰端坐若云何不睡去恰似七村裏土地峰點曾云其這裏未穩在若云我將謂爾高提祖印猶作這箇語話據爾見處一不通來是則與爾證明不是與你剗却峰乃歷舉見處巖吐云汝若如是果然未徹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它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派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言下大悟便禮拜連聲云今夜始是驚山成道於是二人分襟石頭乃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雪峰乃返閩川

臨濟師訓衆說偈石化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七年臨濟義玄禪師自黃蘗得法歸鄉住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尋以兵動棄去太尉然和捨宅為寺延請師居亦以臨濟為額次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師道契晚遷大名府興化寺閑居存獎執侍師乃付法偈曰汾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還麼是年四月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法眼師云已後有人問爾作麼生道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化敕謚惠照禪師嗣法二十一人其上首三聖興化也師嘗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搦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示衆有云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

便勝十年行脚諸人皆是有心求佛求出三界癡人爾要出甚處去爾一念心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具三界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歇處喚作無明樹師又云道流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爾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時處處用境東涌西沒邊涌中沒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岑禪師示眾舉揚說法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九年長沙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嘗示眾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得已向汝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界在自己此

明裏三三諸佛共十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若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二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蟲世因名岑大虫至是年示寂

會禪師與船子問答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夾山善會禪師初住潤川京口道吾遇上堂見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何是眼無瑕吾失

笑師請吾為說吾指往華亭船子處去師造華亭因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師擬開口船子以篙打落水中纜上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又打師云何首乃點頭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拈耳子云如是如是汝向去直須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汝後不得住山裏鑿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師辭行頻回顧子豎橈云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師住後道聲既播
子者交湊至是海
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廣宣法要

道膺師與洞山叅問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道膺禪師初叅洞山契悟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之語師問洞山天
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振
旬不赴堂洞山問之師曰每日有天神送食
箇人猶作這箇見解至晚山召膺庵主師應
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竟尋不
止三峰其化未廣而每月一來謁价价呵其
勉令隨方接人遂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廬
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
示旨嘗因南泉有
無彌勒地下無
後結庵三峰經
曰我將謂汝是
山曰不思善不
三日乃絕師初
忘情於道為雜
西北崦冠世絕
散處山間樹下

久成苦架說法其下至是遂成法席學徒至一千五百衆

安禪師與夾山問答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元年洛浦安禪師初為臨濟侍者
濟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及辭濟濟稱為一條
直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
却僧回舉夾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
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山乃叉手而立山云鷄栖
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
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
下人舌頭即不無閑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
思山便打師因
此服膺數載

羅漢和尚歌吟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五年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堂中拳下悟旨嘗為
歌略曰心裏疑團若栲栳遇師當曾打一拳駭散癡團猶但落
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
裏飽膨膨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字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
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靈雲師與玄沙問答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元年靈雲勤禪師初在為山因桃花悟道為山可
之至是乃返閩川玄徒輻湊因到玄沙相看沙問那裏何似
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沙云在也無雲云常然沙云
何不道雲云有甚難沙云便請道雲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疑沙云甚生桑
梓之能雲云向道固非外物沙云如是雲云敢沙云諦當甚

居遁師了悟云正是和尚還徹也未沙云與麼始

唐昭宗光化二年龍牙居对甚好遂作偈送雲云三十年來只
大悟服勤八年日增智證此一出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

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有曾諸師意 釋氏通鑑

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龜伴師久叅石霜諸師時處作侍者

寂禪師點化以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乃可

唐昭宗天復元年曹山本心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古廟香
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亡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首座炷
紙衣下用其僧拱立曰諾戒則我脫去不然烟寂不能脫言卒
與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立亡不如首座先師意則未會在虔
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空行末山之下住崇福寺
平鍾王屢盡禮請師師不工說法 釋氏通鑑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心禪師初叅南泉得旨後歸北地眾
事苦追尋至是年六月夜八振一日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
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以聖人者居戰必不勝因此燕趙通
去及時焚香安坐而化壽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

華嚴師以禪心燕王問人王尊法王尊師曰在人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京兆世土唯然而已師良久乃問那箇鎮府
州東山華嚴未幾莊宗徵元僧濫在化部不及趨見須臾王請
齋見眾僧看經唯師與徒一人請去諱說法師曰我佛世尊一稱
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竟有人觸著名諱便真怒趙州於是
也不看師曰師子窟中無而退至來日燕王有先鋒將入院欲
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地鋒云昨日見二王不起今日見某
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似大王老僧亦不出接鋒愧而退

諱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一徒眾釋氏通鑑

得雲云亘古亘今沙云甚道禪師初叅洞山价洞水逆流語下
如常幾回葉落放毫光自至是馬氏據有長沙興崇梵坊請道

唐昭宗龍紀元年九峰慶徒五百餘眾僧問祖意師曰待石龜
衆請首座嗣諸住持方議紙衣道者釋氏通鑑

耳衆曰先師何意慶曰只寂禪師一日有紙衣道者來叅師問
爐去如何會座曰是明一衣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

香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烟即脫去師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何不
而脫去慶拊其背曰坐脫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

廬于普會塔旁三年而去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時洪州師南

趙州師對二赴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付使者曰

唐昭宗景福二年趙州從人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
請住趙州觀音古剎道風問知事今是何日對曰六月十五師
趙城有觀氣者曰趙州必官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
和聞有觀音院諡禪師道六十二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園

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憚荅帝

釋氏通鑑

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坐嚴體靜禪師自洞山得旨初住福
大王趙王曰弟子是師曰入犖下大闡玄風一日莊宗請入內
說法師曰大王尊諱多王眾不看帝問師為甚不看經師曰道
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眾為甚
慈悲說法二王大悅稽首異獸象生行處絕狐疑帝曰眾僧為
責慢君之禮師聞來乃出無眼求食須賴敬帝曰師是後生為
甲來何故出候師云待都國家龍鳳子百年後下老朝臣師後

於平陽示滅謚寶智禪師

國清師作幻偈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潞王從珂兵至帝出奔潞王即位
天台國清靜上坐初於玄沙言下悟入後只一天台三十餘載嘗
有問心念紛飛未明攝伏師荅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心究之心安在云云
師因觀教中幻義述偈曰若道法皆如幻幻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有小劫上座荅曰幻人興
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苦覺知如幻幻無
為今國清遺蹤在焉

法眼點化韶國師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天台韶國師初叅龍王遁禪師踈山矮師

叔見知識五十四人刮磨搜剝窮極隱祕不知端倪心志俱疲
至曹山旦隨衆而巳有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
緣去眼曰空與汝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
緣言色為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韶聞悚然異
之又有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眼曰是曹溪一滴水韶聞乃大
悟平生疑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眼曰汝出田大宏吾宗行矣無
自滯於是游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騰然有終焉之心

法眼點化李後主 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法眼禪師因江南李主請入內庭見牡丹
花主索師詩師乃頌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迥不同髮從今日白
花是去年紅艷異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王頓悟其意

洞山參雲門問答 釋氏通鑑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發甚處曰
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甚住對離彼曰八月二十
五日放爾三頓棒初惘然良久又問適來以對無過何蒙賜棒
門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默恆其肯曰他日正當
於無人烟處不畜一粒米供養十方僧即日辭去北抵襄漢至
是衆請住洞山易律為禪學徒奔湊

重雲暉與彥超書 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重雲暉禪師住山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
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曰汝世緣不當為我家垣墻彥
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是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
法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惜千七百亦一別耳七月二

鳥窠以布毛悟會通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年會通禪師初姓吳名元卿為供奉官一日對帝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決旬乃詔許尋母患師鄉謁鳥窠願授僧相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矣元卿三請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忽辭往諸方學佛法益果曰佛法此間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

琛及子方以指言悟文益 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法眼文益禪師初遇羅漢琛琛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琛堅兩指曰兩箇師一有省乃求決擇頓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以請住崇壽有僧子方叅因舉萬象之中獨露身方乃大悟自是諸方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下千計未幾道化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一師之道迎居報恩號淨惠禪師次遷清涼

偈語

偈頌之語

百文竿頭進步 事文類聚

招賢大師偈曰百文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百文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戒律

僧以戒律服鬼神者

法度致山神受戒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法度宋末至京高士明僧以隱居瑯琊
嶧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
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一日神來之通名曰靳尚
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授五
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
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同衆禮拜度為受戒而去嶧山
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
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疾瘥云

修行

苦其心志以求佛法者

世尊鵲巢干頂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年世尊遷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鵲巢干頂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又居六載

道安木食澗飲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釋道安初事佛圖澄才辨無敵性聰而
貌醜時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及澄亡遂率徒衆潛于護澤山又
入王屋山復渡河依陸渾山木食澗飲

僧度棄俗并化其妻

釋氏通鑑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沙門竺僧度少時母為聘楊氏女字若華
有才貌偶若父母併終度母亦卒忽悟無常即捨俗出家若服
畢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
遠志矐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
并贈詩五首有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燭清音可娛耳滋味
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孰空以害有不

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立身行道達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鄉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有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今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向道焉度至足精毗曇者首歸云

遠師勉人結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聞廬山遠法師之道皆來從之師因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像前建齋誓期生淨土其誓文略云審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誓同茲人俱游絕域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云云由是僧俗凡一百二十三人並慕道辭榮棲心物外續有千餘人同結白蓮社矣

劉程之定中見佛光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劉程之初入廬山依遠公而桓玄劉裕並欲薦之程之力辭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議以遺民之號旌焉程之自修淨土日專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天地既

出定已愈加怡悅居山十五年又於念佛中見彌陀放光懋接
摩頂翌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有菩薩指池謂程之曰八功德
水汝可飲之遂掬飲之甘美非常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歎
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至是乃集衆敘別西向端坐歛手而逝
壽五十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撰紀德碑

僧遠不聽王法自隱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釋僧遠初於青州講法道俗悅服瑯琊
王僧達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歛死撫生恩加骨
肉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詔遠居之九月右司諫言臣聞佛以
謙卑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即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耶臣
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則朝徽有序帝雖頗

信法而尤自驕縱自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歎曰我本出家求
道何關帝王即日謝病拂衣隱定林山

傅大士夫妻演法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傅大士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停塘下遇
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
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度
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
之地嵩指松山雙檮樹曰此可矣即今雙林寺也大士結庵自
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
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曇鸞精修號為神變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八年魏釋曇鸞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陶

隱居有仙術大通中達梁到其山所陶欣然以仙方十卷授之
及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鍊至洛下逢西竺菩提流支乃問
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唾地曰是何言
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
即授以觀無量壽經曰此大仙方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驚乃
焚其仙經恐誤後來精修淨土流化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變
是年感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鸞有輪集流行仍自號為元
簡大士

傅大士妙光捨財立庵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十年傅大士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損捨營
立精舍設大法會普為衆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傾捨既盡創
立草庵妙光亦自立庵草衣木食晝夜勤苦

亡名僧著箴銘自况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釋亡名初周帝勅為夏州三藏尋欲官之
是年五月冢宰宇文護以書勉之名答以收迹岩中攝心塵外
此本志也安能憤憤久住閻浮地乎因著寶人銘云余十五而
尚文二十而重勢位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
凋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富貴名
譽徒勞人耳乃棄簪弁剃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誓欲枯木
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求以虛寂乃作絕學息心箴銘曰法
界中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
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
英賢才藝竟為愚弊

雪峰作頌化人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為庵學徒翕然其山屬福州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山焉師住山後嘗作頌曰光陰迅速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它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闍王不怕佩金魚後僖宗聞師道風賜號真覺大師

玄沙因父死而悟道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八年福州玄沙宗一大師閩人姓謝氏父以釣魚為業因夜泛船隊承玄沙鼓棹而救因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投師受具布衲芒履食才接氣終日宴坐與雪峰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峰以其苦

行呼為備頭陀嘗携裹出嶺欲遍歷諸方忽至險峻之處築着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從此回節嶺嶠與雪峰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谷決罔替辰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真契諸力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家我得生大故來報汝

濟人

以佛法救濟人心忠難者

安慧祈神水愈人釋氏通鑑

晉懷帝永嘉三年高僧安慧則值天下疫病祈得神水兩甕服者皆愈又自書大品經入火不燒

佛圖澄善言致石勒少殺釋氏通鑑

東晉元帝元興四年時佛圖澄告石勒曰王者德布化洽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呈妖常蒙著見休咎隨行古今之常證也勤甚悅之被誅者免十有八

法開以醫利人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沙門于法開闡公弟子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鑿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裏兒而出是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乃不鑿而帝果崩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鑿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法曠能呪濟人疾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法曠初止潛青山謝安郗超皆往致敬興寧中東遊若耶止昌原寺時多疫疾曠善神呪百姓疾者祈之皆効有人見曠之行往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孝武帝欽其風請出京止長干寺事以師禮

僧富畫曾救小兒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道安法師有弟子僧富因還魏郡有一劫人劫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心願富見乃曰大人五藏可用否劫戲言亦好富自取劫刀畫刃月至臍群劫奔走即送小兒還元家時路人見富因問其故還富不取針縫其腹皮塗以藥輦還寺將息必時而差

法進割肉以食饑人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涼土大饑釋法進自割肉啖饑民民取其

肉盡而卒

慧寂燒臂救人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慧集法師凡人有所疾求療師曰但一心念我即愈所救不可勝紀正月二十一日燒兩臂救人其夜入滅

法濟能呪水治病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釋法濟通微知田共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呪水治病無不治者是年辭帝而化

藥王發願普施藥餌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藥王姓章字白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時人疾患稍多疼困師遂發願普施藥餌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后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為藥王菩薩自昔曾五度化身來救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時自之冲天而去

然眾號為狂者則笑曰法救濟物命者

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

者乃撫掌大笑又能分眾生天 事文類聚

六祖言仁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獸皮囊盛河水瀉置池中水遂稱滿又為繁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尺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風動仁者心動二人言一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祖落髮請智光律師授

六祖示慈世人為善者

唐中宗神龍元年四月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具以身布施飛走 釋氏通鑑

南方能禪師密授忍大陳法師洪偃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
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下貪他則水無厭足身死復高墳重擲一
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以此脯腊郵形布施飛走言畢合掌而
心悟豈在坐耶簡曰弟施於鍾山東岡焉
法慧性者

明道祖曰道無明暗銷

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

機簡曰何謂大乘見解

是實性實性者在凡不

不寂性相如如名之曰

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

今亦無滅所以不同以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浴喻桓温晉書

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以雄武專朝

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

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

自然得入清淨心體釋氏通鑑

貧病其大化為黑龍釋智則止辨才寺雖同僧住而房室蕭

濟物

以佛迫它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貪衣
種種聚歛沒沒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

長者活身兩處赴人之供意夜唯端坐云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者心動釋氏通鑑

千魚遂將二十大象六祖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

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僧云旛動一云風動祖乃云非旛動非

切利天是諸天子復至下大悟印宗詢之即執弟子禮乃為六

勸世

勸心簡心要 釋氏通鑑

中宗降御劄召曹溪六祖入京其辭曰

洪偃戒令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

陳文帝天嘉五年九月八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所暗貪已則惜落一亭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何可歎吾今瞑目之後習禪定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逝次日弟子如其誠口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指示心要令得

法慧

有問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

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

比丘尼以問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

恒溫字元子晉康帝加減在聖不增佳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觀觀非望時有遠方以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天子亦當如是

小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釋智則八世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祖

語帝咨羨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緬向慕之意

嵩嶽僧破竈脫生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嵩嶽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廟唯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天特來禮謝神再拜而去少頃徒眾問師竈神得何徑上曰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麼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眾以指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眾皆悟玄旨

趙州師喻侍者三接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又趙王携諸子謁趙州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麼王云不會師曰自少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趙
王加禮而去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接之必問侍者問和
尚昨日大王來却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下禪床師云
非汝所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末等人來
三門外接

雪峰師言見性成佛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三年閩帥王大王請雪峰與玄沙入內王問佛祖
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峰云須是見性方得玄佛王問爭得
見性峰曰悟即刹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造次指示緣山
僧各有千百人眾並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二人承當得
況今大王為俗天子日為萬民判斷山河有迷心念爭覩得此
真實法門願大王且為佛法主宰於筆頭下救世生靈豈不是

好事王大悅

光湧師令媪歸救物命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祐元年南塔光湧禪師道聲既著南曰帥南平王鏐
傳禮迎之至府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公曰州瑞岩師彥
禪師初於岩頭得旨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歛慕請住瑞岩
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師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若乃云惺惺着
他後莫受人瞞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曰汝疾耶師去救取數千
物命媪忽忙至舍之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
濱師之異迹頗多

寂滅

佛氏謂死為寂滅即涅槃也

世尊致人天悲慟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三年世尊應世七十九年化緣周畢二月十五日於拘尸
那城娑羅維木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已而遍觀三界告大眾言
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
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如是三入禪定三
出三告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於寶牀右脇
而卧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寶樹變白人天悲慟迦葉遠
來奔禮金棺自開即現雙足出於棺外衆禮足已還自入棺如來
自從胸中踴火荼毗天人各分舍利建塔是日此方暴風忽起
損舍折樹地動木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三迴貫連夜不滅
穆王怪而問群臣太史扈多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僧叡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僧叡善攝威儀弘讚經法常迴此諸善願

生女養後自知期至集僧告別洒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
掌而逝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慧永卒時異香七日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廬山釋慧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是年示
微疾忽斂衣合掌求寢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曰佛來言
終而卒壽八十三咸聞異香七日乃歆

道生端坐正容而化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九年竺道生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深加歎重
因幸大莊嚴寺設大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疑日
異帝曰日始午耳生即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舉鉢
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詔留生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
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至甲戌十一年十一月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皆寶焉

跋陀談笑而逝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天竺求那跋陀羅朝辭天子公卿言將示滅帝親臨決別陀談笑而逝壽七十五陀蔬食終身香爐未嘗離手每食輒分食飛鳥鳥皆集手取食

寶誌辭梁武示滅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寶誌大士顯奇知名四十餘載將欲示寂因詣內殿永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脰及頸而出一云誌然一燭付後閣舍人以聞帝帝曰師不復留矣將以後事囑我乎回山以十二月六日入滅壽之十三帝為建塔

于鍾山

慧約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智者慧約國師壽八十四夏六十三飯餌松木三十餘年布衣為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擅望當時是年九月六日示疾神識怡愉了無痛惱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常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帝素服臨喪哭之悲慟輟朝二十一日其月二十九日詔葬於獨龍山誌公墓左又從約受戒者數萬人皆服總麻哭送至塔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之部從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遶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歎然永逝

慧可怡然委順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祖慧可大師晦迹混俗三十餘年隨宜行化是年於堯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說法聽者雲集有辨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師說法稍稍引去和念與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遂怡然委順時三月十六日也師壽一百有七歲

通幽以身遺禽獸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通幽律師正月十五日端坐而逝師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涕唾返咽不棄寺中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舉經對目臂不下垂臨終誠以殘身遺諸禽獸

馬祖作偈示以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四年三月江西馬祖道一大師示寂臨終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感應 因作事有感而應者

蜀王斬僧頭臂亦自墮 釋氏通鑑

蜀漢後主景耀二年蜀賓國以賊竊祥子形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王秉劍至師子尊者前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于地而死後弟

子收師報體而建塔焉

吳主以像置穢處致疾

釋氏通鑑

吳主孫皓甘露元年遍毀神祠波及梵宇遣臣詰僧會會挫其辭皓乃召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迹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園得金像皓使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卜曰坐犯大神皓禱諸廟不效宮人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恠乎曰佛之威靈若天皓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乃迎像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後五歲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

飾寺塔

謝晦壞龕獲報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將軍鎮荊州患沙門僧昌於城內立塔湫隘雉堞躬役介夫令肆其武勇撞擊墜壞龕像摧殞歟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為之膽寒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肌竟坐反狀召擅道濟討之兵潰擒送鄴都斬於都市夷其九族

何點夢僧愈疾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年何點少時嘗病渴積歲不止後在吳中石佛寺講維摩於講堂晝寢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為純德所感

法願致火不焚寺

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泰元年釋法願善唱道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
師受戒法時寺則遭燒火必及寺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佛若
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僧融感天將驚鬼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釋僧融住九江東林寺於江陵勸一家受戒
奉佛先有神廟不復宗事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欲縛之母懼
乃請僧讀經鬼恠遂息融晚還廬山百旅店有衆鬼對融曰君
何謂鬼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見一天
將持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

智藏誦經得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小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
為誌公建塔寺曰聞善教藏居之宮闕忘其遊踐而御座唯

子所昇藏踞坐曰我金輪王子也帝亦聽之初相者曰師壽止
三十一歲乃以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
般若力得倍壽可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
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子今感
通屢著

建安王成石像而疾瘳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越州隱岳寺石佛像初釋僧護擬造十文
石佛齊建武中僅成面濮而亡次有僧淑襲其功而未成至天
監六年吳郡王成感夢僧云建安王感疾未瘳能治剡縣石像成
者必愈成經生稍忘而僧復來促之成乃啓建安王王乃捨金
委僧祐專任像事以十二年就功是春方竟座高五丈而佛身
十丈像成之也王疾即瘳

法龍因禮懺致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法龍法師帝每義集必以禮致之畧其年臘
敕常居坐首下呼其名號為上座法師是年三月遷寂皇上傷
悼敕葬定林寺初年三十八有僧相之四十當死寵對鏡面有
黑氣乃閉房內恒懺晝夜不息迄年四十歲暮覺耳腫痛戶外人
曰君死業已耳翌明日黑氣都除兩耳生骨至是壽七十四終

且去遷感風靜渡江 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二年曇遷法師以齊滅入陳獲究攝大乘論時北
土未聞也隋世興法遷乃携論渡江忽風浪騰涌遷捧論告江
神曰今欲以上法開彼未悟北土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湏臾
恬靜安流達岸及遷廣弘攝論道俗欽承者衆矣

皇云師夢食月愈病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
起信等咸究其曠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
墮真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水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
私名月德後後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皇雲延祈雨有應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是歲旱有旨命師曇延祈雨雨不降帝問其
故對曰陛下君臣雖通治體然尚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
也帝識其意遂切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
次授訖方炎心必如焚而大雨沛然帝悅自是每入朝必親手奉
御饌供之

嚴恭寫經致神送物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蔣州嚴恭雇人寫法華經務在清淨嘗有

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船翻錢失人活恭入庫見錢濕如水洗後聞其事方知靈異又宮亭湖神令人送物為經之用及大堯末子孫猶傳經業盜不入里里人賴之

巧伎

僧有巧思伎能者

五和尚打鼓執劍歌舞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三年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初參道常禪師蒙印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大闡宗風

懷丙謀畧如神宋史

僧懷丙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

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眾工維而上已而却而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洹河鑿一為橋鑿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則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眾工以術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且漲絕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以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遇難

佛教遭時毀滅者

魏太武除沙門焚經像一作氏通鑑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魏主與出浩皆信寇謙之而奉其

道浩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官入其室見有兵器白魏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沙門浩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浩不從先誅長安沙門焚其經像唯留臺下四寺勅下四方一依長安法太子晃素好佛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得各為計沙門多逃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靜靄憫廢教割體而逝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法師靜靄初開講終南山山本無水忽有虎跑飛泉供其用至是聞廢教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請闕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帝為改

容顧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諱退而泣曰大教既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以官之遣衛士求諱諱聞徙入太乙山衛士不獲而返諱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二寶錄二十卷自諱入法繒纊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至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因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骨手足頭面骨拆都盡以勿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並無遺血但白乳傍流凝於石次

毀滅經像僧尼反服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既滅齊據鄴都住持僧道宣廢教之旨畧曰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愆嚮化六經儒教文通治道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像遙紉表誠而崇飾塔廟無能

恩惠既虛糜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皆從毀滅父母恩重僧道不敬並宜反服以崇孝養朕意如此卿等若別有理可對無退有謗言法師惠遠出對曰陛下統臨八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旨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遠又曰若以泥像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孔曰立身行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詞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

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數而罷時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唐武宗汰僧尼毀寺院

釋氏通鑑

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敕併省天下佛寺上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並廢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寺五人餘僧及尼皆令歸俗毀寺院凡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一十六萬餘人

識兆

僧有先造識語而應者

侯景奔敗

南史

梁武帝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啗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崇佛

尊崇佛法者

武帝殿內立精舍 晉書

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姚興奉佛十室而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聽什講經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石虎聽民事佛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元年虎遷都于鄴尤傾心事圖澄衣以綾錦無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興并殿太子公卿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由是國人化之率多事佛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著作王度上言宜禁國人出家虎詔曰朕忝君諸夏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宋孝武太后齋僧有異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十月八日路昭皇太后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二百僧已集忽有異僧預座氣貌秀發舉眾驚嗟齋主問住何寺曰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眾乃悟其神僧也時釋道溫勅為都邑僧主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溫後開講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

魏主致僧二百萬數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為陛下陞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壁蔽俱開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梁武徒行迎佛像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年初天監元年帝夢檀像入國乃令郝騫等八十人往天竺迎請優填王所刻佛像其王乃模刻紫檀一相付騫等歸是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以帝自是菜蔬斷慾

梁武帝設無遮大會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道俗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義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先是誌公於天監初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上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者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乃終于三七解講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薩續復放光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宮所捨二百七十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

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躬自菲薄器同土簞寒暑
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
經書卷軸所對但香爐錫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
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

魏文成鑄黃金佛像釋氏通鑑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
迦像五尊各長丈六用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

魏獻文作浮圖鑄大像釋氏通鑑

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於長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浮圖高三
百餘尺又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
百斤

魏孝明賜達磨金銀器物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孝昌元年達磨大師道德孤高緇白之衆靡然趨向
其聲既振遂聞於明帝帝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帝高之遂
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師皆遜去凡三返帝終授之

齊文宣勒道士為沙門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陸脩靜等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
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摘法九
月下敕召僧道十人較法至期大集公卿脩靜等以術呪僧衣
鉢及殿梁柱皆飛動諸僧無以對之靜等矜誇又言沙門現一
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第求之
未至耳他日別對未幾求獲法師曇顯即抗表請與道流定奪
真偽十月乙卯會于正殿百僚臨證顯曰承言沙門現一我即
現二果否靜曰然顯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道士默然

無對顯斥曰爾曹間者未遇勅敵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
袈裟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不能動帝敕左右取衣益十
輩不能舉顯即自取置梁間又使呪之梁柱亦不能動其徒慚
縮脩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佛家自標為內教內則小也以
我道家為外教外則大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
官靜無對帝及群臣忻躍而罷丙辰帝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
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托俗人未悟仍有祇
崇麴麴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
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仙者可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
改迷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詔旨既下道士皆剃髮為沙
門有不從者斬四人於是齊境無道士焉

唐太宗置龍田寺

釋氏通鑑

鄱拙穢翰墨於金簡
省慮彌益厚顏善

唐武仁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旨方緒經題感白

城十大德為歲授

李後主

李後主酷信浮圖

額至為瘤贅親為

為治之其手不叔

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菩薩

嘗謂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
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祭黠狂耀
之人取莊老玄談飾其妖幻之語無益於
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帝捨終南山太和
寺

撰聖教序

釋氏通鑑

年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宣

勃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臣宣讀其辭

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

其端明陰洞陽賢哲宰窮其數然而天地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

可證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

元英宗
至元十六年八思巴
上宣文輔治大聖至
子大元帝師英宗至
繪像十一頒各行省

信佛

宏濟萬品與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
不古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
莫測其源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
玄奘法師翹心淨土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空外迷天窮塵異邦詢求正教引慈雲於
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譬夫桂生
畢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
以白馬馱經而來遂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
卷十一年帝幸白馬綴于心經之首法師奉表致謝帝手勅答
而起夜有異光民呼博達至於內典元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

漢明帝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

丸藥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

顯然屢行徵驗卿獨

稱虛勞置謝

彼土及入中國邪僻

新華嚴 釋氏通鑑

民有害於國帝惡其

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新華嚴宗

舊宮為高祖置龍田

口而出成蓋停空萬眾歎異有旨命京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

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法師玄奘升殿賜坐

佛成瘤贅 事文類聚

畧曰二儀有像顯覆

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

窺天鑑地庸愚皆識

削作廁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

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掘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

其無形也故知像顯

一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志念救苦觀世音

佛道冲虛乘幽控寂 通祀帝師 元史

力而無下歷萬劫而一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
其際法流湛寂挹之 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石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
途間失地驚沙夕起 為之塑像云

西極注法雨於東陲 信佛法者

高嶺零露方得法其

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拜塚身現光中 釋氏通鑑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與滕蘭居之
慶而成慶方冀茲經 名曰白馬寺滕蘭初譯出四十二章經一
永大於是御筆親書 寺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
曰朕才謝珪璋言慚 聖塚滕曰阿育王歲如來舍利於天下凡

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
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
二聖遺祐哉詔塔其上是年竺法蘭出佛本行經五卷

靈運心服遠師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大元十八年時謝靈運恃其才高翫驕傲物與世
少諧初入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師問於遠求入淨社遠以
心雜止之今東西二池乃靈運所鑿也常有紅白蓮花光華殊
特其白花四方有之自此而始

姚興以國師禮待羅什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道安勸秦主姚興迎龜茲國鳩摩羅什秦
主從之大元七年即遣呂光伐龜茲以迎什遂獲什光見什年
少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十

年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僭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道什且混居其國及姚萇滅苻氏都長安八年而崩子興即位風化大行是年三月有木連理生于廟廷道遙一園葱變為莖以為美瑞五月遣將伐涼九月隆隆方迎什十二月至長安秦主禮待以國師於西內道遙園命什譯經秦主卑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

晉恭帝迎佛 晉書

晉恭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

羅什論經 晉書

後秦主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道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

姚興大化國人 晉書

後秦主姚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名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

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周顥著論

南史

周顥字彥倫齊高帝時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顥音辭辨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

梁武帝令誌公隨意行化

釋氏通鑑

武帝天監元年帝召寶誌至闕甚尊寵之因下詔曰誌公迹

拘塵俗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焚浸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遁仙意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隨意行化勿得復禁誌由是多出入禁內

梁武帝製戲度知妃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初帝妃郗氏過帝有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為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求功德拯拔離苦帝閱大藏製慈悲道場懺法為其請僧禮佛懺罪尋化為天人於空中謝帝功德已得生天帝畢世亦不復議立皇后

梁武帝至郊廟

不犧牲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帝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察姦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內殿寢處衣衾率素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四教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

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乃至郊廟皆以麩為牲牲其餘盡用蔬果

梁武帝躬授佛戒

詳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以道以貝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慧約法師德高人世道法以幽冥以四月八日帝躬請師授菩薩戒師於等覺殿上屈於阿耨之尊申再三之敬暫解袈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復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眾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因大赦天下

梁武帝化國內首持齋戒

詳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自受戒後口呀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蔬方四十已上便斷房室等處略同沙門自古帝王莫能爾由是一人履道四方化之國以普持六齋兆民皆受八戒

梁武帝三立之博而

梁武帝普通元年創同泰寺寺中幸寺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中大通元年人幸寺設四聖大會大會釋伽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者為房素床坐器悉示小車私人執役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經師巨以錢一億萬畝贖皇帝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誓願以並稱頌首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慈餘人會畢帝西幸金華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大同元年幸寺設無遮大會又幸鑄一丁銀像并設無尋會又幸寺設平等法會又設四部無尋法會又設無尋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尋法會又幸阿育王寺設無尋法喜食大赦中大同元年幸寺鑄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皆奉贖仍於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壬寅泰清元年又幸寺設無

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床坐禪士凡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去又升北巖殿講坐坐獅子講金字三字經捨身群臣以錢一億奉贖皇帝古碑誌鳳遊門表三請三吞頌首服袈裟冕御輦還宮在太極殿大赦年

梁武減膳衣布南史

梁武帝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羹炙襦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僮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闕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預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身衣布木綿皂帳一冠三靴一被二年自五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禱諭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飯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梁武捨身致群臣奉贖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祢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極三請乃許

梁武以塔災為魔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詔特為傅大士別設一榻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遂再起十二層倍增往日

梁武因舍利降赦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詔曰上虞縣民李胤掘地得一牙像方二寸一邊佛像十二軀一邊十五軀巧刻妙絕中有真形舍利六焉

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亂銜愆縲繼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
光明顯發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慈寬大凡天下罪
無輕重皆赦除之

陶弘景尸解以袈裟覆體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隱士山中宰相居華陽洞天
景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鄞縣育
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年無疾尸解遺令加冠巾法服以大袈
裟覆體明器有僧居右道士居右弟子遵而行之

江革受戒南史

梁武帝惑於佛教朝野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
謂革不奉佛法乃賜苦十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
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教曰

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

梁武弘教南史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統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
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
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王固呪魚南史

王固字子堅梁武帝之甥封莫口亭侯少清正頗涉文史清虛
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
晝誦佛經嘗聘魏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
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鱗不獲

謝舉講經論南史

謝舉梁武帝時為吏部尚書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
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
此

崔暹寄求佛經

北史

崔暹自出身從官常日安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
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小齊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
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
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焉

梁武帝城

曰念佛不輟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太清三年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徵求無已帝憤之遂
寢疾然齋戒不衰念佛不輟五月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
蜜未至而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

胡太后造塔

太盛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胡上
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
刹復高十丈夜靜鈴鐸聲聞
僧房千楹珠玉錦繡駭人心
有也太后既事佛民多絕口
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安有在
等忿瑒謂之鬼教泣訴於太
本出於人名之為鬼臣謂非
也后於是罰瑒金一兩

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永寧有真金
樞為浮圖九級其高九十丈上立
十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
曰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
為沙門李瑒上言謂缺當世養親
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
后責瑒瑒曰天神地祇人鬼佛
誘暹曰若此則周孔之教亦鬼教

崔光讀經

北史

崔光字長仁魏明帝時累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嘗懈怠曾於門下省書坐讀經有
鵠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
數十人

盧景裕誦經枷鎖自脫北史

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
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枷鎖自
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
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齊文宣歸向誦古無倫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僧稠禪師至京帝躬舉大駕出郊迎
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帝扶接入內為說正理帝拜受禪道
自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於是斷酒禁肉教

捨鷹鷄去官畋漁鬱成仁因又斷天下屠殺年三月六勸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稠留禁中四十餘日因辭還山是年敕

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之五不為石窟大寺主一日帝駕幸謁稠

稠床坐不迎有讒於帝帝以行入寺按其不敬稠知之預出二十

里外候帝及帝至恠問其所以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

候耳帝拜伏愧悔無已乃詔以負稠身往寺稠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行遍天下未足謝德因問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

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小令帝自觀其形果然帝大驚自是

坐禪行道倍銳於前仍敕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就而教

授因以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自是徹

情歸向通古無倫大起寺以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流此焉盛

矣

齊世祖令上誦踐髮釋氏通鑑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帝臨赤壇於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歸戒帝布髮于地令上踐其髮而升座帝授大戒畢次命八座重臣及妃后戚屬皆授菩薩戒荆報德寺移上法師主之上性儉素雖當大統位國師而衣布褐未嘗乘肩輿世益以此重之誥曰四海僧望道場法上

隋文帝及后稱師兒女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曇崇法師道重當世時入大內為宣淨業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師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

隋文因馴鹿遵行聖教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月羣鹿來馴仁壽宮門百官表賀至六

月一日往經離亂聖法不行習俗生常專事殺害朕遵行聖教務存愛育由王公所助野鹿來馴官人等但以至誠化導人心自可編戶之人皆為君子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

隋文建舍利塔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初帝潛龍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佗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或多或少竟不能定遷白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取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於是以岐雍秦華嵩衡州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

士謙喻應報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隋文帝時人士謙畢志不仕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

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鼃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鈇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釋智嚴棄官出家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五年二月智嚴禪師遷寂師初武略過人棄官入道有異僧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自此入山修禪有刺史嚴撰張綽李詢等聞岩出家入山尋之謂嚴曰郎將顛邪

何為住此答曰我顛欲醒君顛正發

琅邪王斷陰出家

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禪師法儀琅邪王之子也上求琅邪之甥扶風大守獲之館于後堂奏名于朝大守夫人欲妻以女儀堅拒不許至於浴室自斷其陰婢子遽呼救之守高其操執事之及赴京引見帝命襲琅邪王爵儀具以本志懇辭帝嘉之聽從便

唐肅宗與慧忠問答

釋氏通鑑

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南陽慧忠禪師赴闕詔書略云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土大雄付屬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弘宣祕典廣資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春寒師得安否遣此旨不多及初忠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四十年不下山門

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帝每召入禁中問道帝一日齋沐致
十問於師一曰見性後用布施作福否忠答無相而施合見性
二曰作何行業合此道忠答無功而不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
將何修行抵擬忠對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何得自
在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
湛然煩惱回歸妙用為對六曰見性後用念佛求生淨土否忠
對性即是佛性即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
生自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
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
得王為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
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此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
帝曰疑心玄旨

王縉勸八宗奉佛

唐書

王縉字夏卿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
為佛祠諸道節度觀祭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
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
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
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既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
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
知紀極胡人官至卿血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
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蔽奸宿亂踵相逮
而帝終不悟詔天下戶司不得筭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
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
貲貨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

祿山思明毒亂方燭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
寇未及擊輒去非人言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盃蘭
盆綴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
其幡自禁內分詣道所祠鏡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
班光順門奉迎導從心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
事置而不修大曆政一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王維奉迎唐書

主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
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
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
其西

懿宗迎拜唐書

唐懿宗初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
鳳葩藹金釵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
尺磴道以升前被繡翼錦檐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
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
乃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鷁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為檐注陛城塗黃金母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與前後係道綴珠
瑟瑟幡蓋殘絲以為愷節費貲無限夏四月至長安綠觀夾路
其徒導衛天子御安西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
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
所過鄉聚皆褻土為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紋飾傳言刹悉震
搖若有光景云京師尚貴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繖闕注水銀為
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乃人主甘心篤向如李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有都人者羞辭餞或嗚咽流涕

雪峰師勸閩王奉佛

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閩王一日問雪峰玄沙朕今造寺修福布施度僧遇惡行善此去還得成佛否師云未得成佛但是有作之心皆是輪迴王云得何果報師云得生天報得福壽報王默然少時二師向王言見性是佛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師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大王起禮二師言相救生死事大師曰真如佛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須自救無人相為若作亦應須自度若悟一真如性不在多言佛言向無功用處證道云願大王但觀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王

聞二師皆示大起信心誓志受持終無退志

唐莊宗拜胡僧

五代史

唐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劉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如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官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官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

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

元太子崇尚釋教 元史

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焉於是頗崇尚佛學

事佛

奉事佛法者

漢武禮金神 釋氏通鑑

漢武帝元狩二年是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文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屠

之教云云

楚王英奉繚贖罪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九年皇弟楚王英最先奉佛喜為浮圖齋戒嘗奉繚贖罪帝還之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罽王公貴人遂爭效之

漢桓帝始作黃金像 釋氏通鑑

東漢桓帝永興二年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

何敬叔應夢得圓光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六年東海何敬叔少奉法因得旃檀製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永不獲因夢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

桐楮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曾未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
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又夢像現

劉虬信佛有鐘梵之音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荊州隱士劉虬宋太始中為當陽令又為
南郡丞始事佛衣時年三十二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
僑茅室上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書云一切屏絕惟研精
佛理注講諸經舉世莫不高尚其風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
侍郎不就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是年冬移止江州白雲徘徊
似入欄戶及有異香空中鐘梵之音因卒年六十梁大通中謚
文範先生

梁武講經獲應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七年二月十二日帝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講金字

般若三慧經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域雜使義與
僧外國僧眾莫不肅容觀聽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絕
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齎上躬務儉約體安華
素外絕三驅之禮內屏二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萬金掖庭之
費年減巨億故能無損國度財法兼施是講也宮中佛像悉放
光明夜必澍雨朝則晴霽天地震動異香滿觸十種靈異具如
陸雲之序

慕佛

愛慕佛法者

老子西游對像說偈釋氏通鑑

周敬王元年周柱下史老聃時年八十六歲以王室陵遲遂去
周與散關令尹喜西游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槐里老子嘗至

蜀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故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西域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是年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

杜鴻漸剃鬚髮而葬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八年杜鴻漸以疾辭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贊佛

稱贊佛法者

大慧禪師詩贊悉達 事文類聚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

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一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卷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心發

論佛

議論佛法之是非

續論無佛 南史

范縝字子真齊武帝時為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瑄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良盛昭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葉一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

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
良不能屈

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序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釋僧勅以邪正以參乃著難道論十八章
以三科釋之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行略云勅以老子與尹喜
化胡出家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注乃無識異道所作也
然教有内外用生疑似人有聖賢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
九等以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以李老之儔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王魏文帝勅云老明賢人
未宜先孔子此賢聖天公劣自顯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
使一覽便見也二年帝集依內經外典區別真假
以釋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張賓智炫互論道釋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惑道士張賓可好言惡黑衣之讖刀
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沙門道士以優劣且云長留短廢
預令道士張賓飾說辭以抄釋子其義負而擠之時法師
智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
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帝有難曰佛法有三惡
一納耶輪生羅睺主不淨二食三淨肉以不淨三比丘犯重衆
不淨道無此也炫曰陛下所引蓋權教兩道門三惡又甚於此
一天尊紫微宮常侍有五百童女主不淨二章醮請福鹿脯百
斤清酒百斛教不淨三道士于吉亂常妄斌犯法代代有之衆
不淨也僧衆造罪乃欲除法豈以臣叛子逆遂欲空於大寶之
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

僧犯罪而廢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也帝動色下座群臣莫不欽嘆帝既不能屈至十七日詔下遂兼道教廢之

王通答問佛

釋氏通鑑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傅奕疏詆浮圖

唐書

傅奕高祖初拜太史丞遷令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赫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

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忌厥禁主庸臣安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惑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蓋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張道源法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高祖善奕對未及行太宗即位召傅奕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

我雖然自今母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柰何奕曰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摸象
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傅奕與蕭瑀論辯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傅氏毀佛不愜其情重施密讚構翁黃巾用
為黨類道士李仲卿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上顯正論皆
貶量佛聖眩惑君心至是奕前後七上疏請除釋氏帝春秋高
而優柔無斷四月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
系朝以善易真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大僕卿張道源附奕稱
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庭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
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佛逾家出家逃背其父德
出於空祭而返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禱瑀之謂矣德

李曰地獄正為此人說也

李黃門進內德論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時傅奕云云未決諸僧著論合李黃門內
德論同進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譽道致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
遂兼汰二教之濫者而見施行焉

張士衡論佛道清淨仁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
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憚驕虐雖傾財事之無益且善惡必
報若影赴形為臣忠孝子孝則福祿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
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之

釋智實論道士不宜居上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老子國家生宗號位宜居釋氏之先法

師智實等請闕申理以為道士宗三張符水醮錄之事非出於老子不宜居僧之上帝雖然其言而以尊祖而止

姚崇言事佛無益

萬年龜鏡

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奉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國公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昷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殃災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誠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天國祚延長此時未古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

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竟存利物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韓退之進佛骨表

釋法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雲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照則歲稔人泰至是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皆賀帝大悅乃歷送諸寺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幡鼓吹騰沓係路王公士庶奔走膜拜瞻奉捨施唯恐弗及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有竭產充施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黃帝至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佛不能福事可知矣乞以此骨投諸水火絕後代之惑上得表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為言愈言雖狂發於中懇宜寬容以開言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

韓愈表論佛骨

唐書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帝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臾在位七十九年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歲堯在位八十年年百歲舜在位五十年年百歲禹在位四十年年百歲此

如多學壽考然

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

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

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

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

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佛漸謹年代久促唯梁武帝在

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宗廟祭不用牲宰晝日一食止

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城國亦尋滅事福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

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

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惟齊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

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

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

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澹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且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若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山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列被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周世宗毀像誌

錢事文類聚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如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不務祖風

僧作惡者

智究妖幻惑人

金史

智究大名府僧金世宗時以
伍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
正應經文先師威瓶和尚
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
效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
時三字為號分取東中諸
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上

釋道以妖幻惑人言蓮華經中載
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
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
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
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
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
敗之

元僧徒時

元世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

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

皆不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之乃創設上番之地設官

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

用而軍人通攝於是帝師之命也若若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

朝乞所以敬禮而尊信之也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

受之不以之膜拜正衙朝會亦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

隅口下即位之始降詔褒以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

其重之如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

過洪億送迎以至京師則勅大官假法駕半伏以為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

威儀往還且命禮部尚書郎中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

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遣平章政事鉄木兒乘傳護

集事卷三十一

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一釵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一萬六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是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待羊酒郊勞而其子瑣南歲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權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

一釵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一萬六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是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待羊酒郊勞而其子瑣南歲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權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

者不論也

必蘭納識理受殺

一丈

必蘭納識理成宗大德中奉旨從帝師受戒代帝出家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及其誅也有司錘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甘自不一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啜海鮮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元仁宗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

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可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共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而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亦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方官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於一代之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一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云

元僧恃寵肆恣

元武宗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僧強市民新民訴諸留守守望皇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云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髮

以勇二年云獲以歸閉諸室以乃得脫奔許于朝遇云龔利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禿赤的戶爭道云革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云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誓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云復其令

番心逐男無禮

元晉王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奏昔經平涼府靜會定西

等州見西番僧云金守國符終過道途馳騎索自傳舍至不能

容則假館民舍云迫逐男子奸汚女婦云路自正月至七

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云之諸王行省

之使十多六七云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云國家之製圖

符本為邊防警云之虞僧人何事而云僧人給驛

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

...

司東宮聞之也

...

...

...

...

LIIX
4
30